

4

董作賓與

第四十五屆威

「本文的歡愉」或者「氣功」●第一位留

尼斯雙

甲骨文特輯

●古墓·壁畫

年展●蒙娜麗莎的傳奇

日畫家王悅之●文字海的迷思

HSIUNG SHIH ART MONTHLY 1993

雄獅美術



楊茂林對台灣的再檢驗

文／樂滿心 Larry D. Lutchmansingh

(美國Bowdoin大學藝術史系的永久教授，
現任台灣大學藝術史研究所客座教授)

譯／羅秀芝

正

當二十世紀逐漸接近尾聲的

時刻，楊茂林在其近日舉辦的第三度以「Made in Taiwan」為標題的展覽中，繼續其對台灣的現況及一切可能發展進行烏托邦式和寓言式的沉思。過去幾年間日益錘鍊成形並在前兩次的「Made in Taiwan」系列展覽中出現過的一些主要視覺意象，如今以更具強勁威力和象徵強度的面貌再度現身，諸如荒野中引人注意的動物、植物和原住民村落構組而成的情境背景等，而其中動物又是此次展覽中最為強而有力的符號。儘管牠們的外形是令人畏懼的，然而，更令人印象深刻，表現得更為潑辣的，往往是他們那種近似人類的表情。的確，這種動物形象在當代藝術中已樹立了一個獨特的圖像地位。倘若要尋找牠們的近親，可能得追溯傳統的中國藝術或是佛教藝術，或許在西方藝術中也可發現一些近似的例子。不過，用以和楊茂林的動物意象做一比較最好的現成例子或許是出自一位英國藝術家兼詩人威廉·布雷克(William Blake)筆下，藉由這個比較我們將更能欣賞到楊茂林的動物意象所具備的象徵精義。

老虎意象的內涵

法國大革命期間，布雷克寫了〈老虎〉(The Tiger)一詩，經三次修改後

在一七九四年予以出版，詩頁下方則更

有一隻由右至左昂首闊步的老虎。雖

然，插圖的篇幅很小，然而，卻是一隻

足以令人畏懼的野獸，就如同下面這四

句有名的詩句所描述的：

Tiger, tiger, burning bright

in the forests of the night,

What immortal hand or eye

Could frame thy fearful symmetry?

And what dither'd lips or slow

burnt the fire of those eyes?

On what wings dare he aspire?

What the hand, dare seize the fire?

And what shoulder, & what art,

Could twist the sinews of thy heart?

And when thy heart began to beat,

What dread hand? & what dread feet?

What the hammer? what the chisel?

In what furnace was thy brain?

What the anvil? what dread grasp,

Wrote its deadly terror deep?

When the stars threw down their spears

And water'd heaven with their tears:

Did he smile his work to se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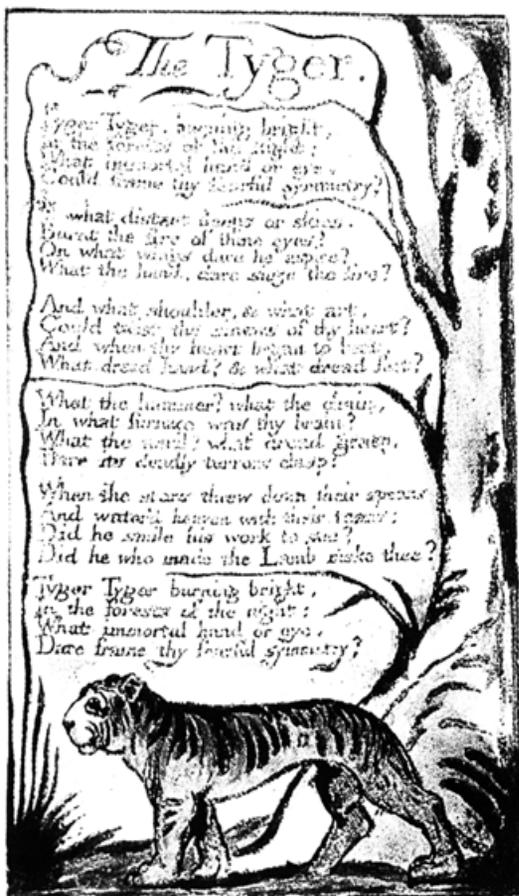
Did he who made the Lamb make thee?

Tiger Tiger burning bright,

in the forests of the night:

In the forests of the night,
What immortal hand or eye
Could frame thy fearful symme-
try?

這些詩句描繪了老虎的如火光芒與夜晚的黑暗之間的對比，並且直接將老虎的形象之美與牠的威猛連結起來，不僅暗示了凝集在老虎意象上複雜而多面的意涵，也提示了其製造者所必然具備的創造力與智慧。這首詩收錄在布雷克繼《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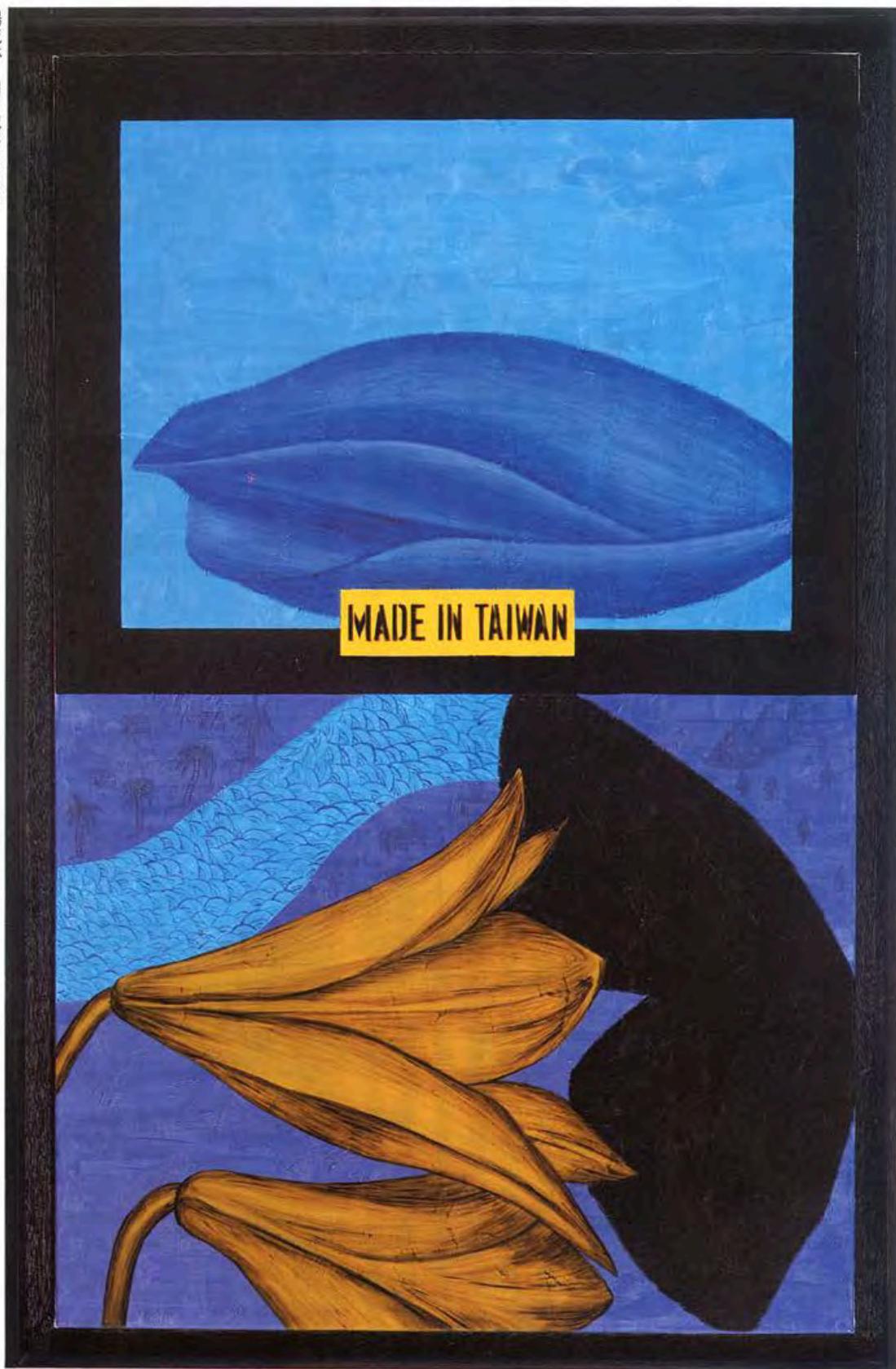


威廉·布雷克(William Blake)
老虎(The Tiger) 1794

楊茂林 圓山紀事M9227
1992 油彩·壓克力 122 X 77公分



楊茂林 圓山紀事 M9230
1992 油彩·壓克力 122 X 77 公分



邪之歌》(Songs of Innocence)之後的詩集《經驗之歌》(songs of Experience)中，藉由詩句透露了這樣的訊息，那就是對畫家而言，老虎的意象顯示了成長的艱辛過程中，失落童真與無邪之無可避免的代價。對布雷克自身而言，成長伴隨了個人的失望，政治的暴虐，還有就當時而言極為普通但也極為不人道的奴役經歷，以及社會的墮落和那些美國與法國革命期間發生的類似事件。彷彿是有意要頑強地和這複雜的個人以及客觀情境相抗衡似的，老虎挺身代表了懷著美好未來之理想的革命與改革的精神力量。但是在最後兩行詩句中，布雷克卻問道：

What immortal hand or eye
Dare frame thy fearful syme-
try?

藉此，布雷克同時指出了人類革命與社會改革的崇高價值，並提醒我們要把握好時機需要不凡的勇氣與領導能力（亦即主動進取地去「挑戰」）。因此，布雷克的老虎並不僅僅是一隻美麗的動物，而是累積多年經驗與感想之象徵性的成果結晶，也因此，牠得以集眾多難以結合的不同指涉於一身。

「台灣製造」或台灣「製造」的

如果「Made in Taiwan」這個標題在楊茂林更早的展覽中已是引人爭議的，那麼在最近的這個展覽中，它則變得更为諷刺而意義曖昧了。因為，在這些作品中，若就工業生產而言，我們見不到任何足以被稱為台灣製造的東西，而「Made in Taiwan」這個標誌通常

們如何知道他們是依照我們的喜好或某人的需要而製造的？又怎樣的行銷和廣告策略才可能用以說服我們去接受他們為精美的產品呢？

是被用以標示工業生產中台灣製造的產品的（就如同最近的雜誌廣告嘗試要告訴大家「Made in Taiwan」的一些電器產品，的確是高品質的一樣）。但是，楊茂林的作品卻沒有這種指涉工業產品的意圖，其表現的每一樣東西幾乎都是取擷自大自然或由大自然所賦予的。然而，當前社會上的情況是，所有的生產自始至終都要靠工人監督，根據資金、市場需求等做事前的規劃，並依照特定模型生產，然後小心翼翼地行銷到市場上，希望滿足消費群衆的需求並獲取利潤。由於這種複雜的過程，以致於群衆必然地得屈服於製造者與商人的承歡獻媚之下，並受制於奸巧的廣告的支配。在決定購買之前，則必須說服自己這些我們感興趣的產品是製作精美並符合需求的。倘若根據以上這些條件來衡量，所有在楊茂林的意象清單中的動物、昆蟲、貝殼、植物和花怎麼可能是台灣「製造」的呢？他們的製造意圖為何？而我

觀看楊茂林最近的作品時，總令人興起這些惱人的問題。然而，想當然爾，從某一方面來說，其實有一個容易而又直截了當的答案，那就是：這是藝術，這些畫的的確確是在這裡——台灣——被製造的。並且，就如同汽車和家電用品，畫家心中也有一個企圖，也同樣有複雜而經嚴密控制的生產過程，同時，若就商業方面而言，亦有參與的觀衆，而畫家在台灣社會中也擁有重要的地位。當威廉·布雷克提出誰的手和眼具有足夠的勇氣、能力和見識，得以其革命與改革的力量來建構這樣的老虎形象時，或許我們可以說，這種創造的能量是同屬於造物者（神，自然）和藝術家本身的，而在創造意象時，藝術家重新執行了造物者原始的創造行爲。這種解釋藝術行爲的方式在西方早已有長遠的歷史。這表明了，在神性創造與人類創造之間存在著和諧共鳴與合作的可能性，也就是在這和諧合作之下，個人和社會才享有幸福安寧。以類似的方式，楊茂林試圖告訴我們所謂在台灣「製造」與「台灣製造」之間其實有許多不



楊茂林 圓山紀事M9226
1992 油彩·壓克力 122 X 77 公分



楊茂林 圓山紀事19210
1992 油彩·壓克力 194 X 97 公分

同的可能。

圖騰化的符號

某些觀者可能會認為在這些畫中所見到的是對失落的樂園的感性與鄉愁式的再現，以及對台灣的「自然」之哀悼。但是這些作品本身卻告訴我們，這是一種錯誤的反應。因為，這些作品不論以製作過程或所描繪的意象來看，都是堅定的、歡愉的和極為田園式的自然。彷彿畫家在作畫的過程中，一面沈醉著一

面宣告觀者其所獲得的無比喜悅。這些愉悅的氛圍顯露在其畫筆所停駐的不尋常但生動的貝殼、昆蟲和花朵中；在從

如陽光般飽滿的金黃色到夜晚天空的藍絲絨色到莊嚴而幾乎無色的貝殼與動物，以及土地本身豐富的褐色等各種璀璨而和諧的色彩效果中；在畫幅與視角轉換所造成的戲劇性的張力中。而這樣的轉換使我們能在同一畫框中欣賞自貝殼的細節特寫到稍微後退的紅色百合的線條、韻律到鳥瞰視角取景的滿佈著簡筆揮就的小丘和小木屋的原始村落。如「圓山紀事M9226」

這些作品最引人注意的技巧特徵是那些容易因造型意象而被忽視的表面線條、形狀和色彩。除了一些較簡單而重覆出現的形式稍有限制之外，畫家有時

能表現極不尋常的和諧與對比的效果。例如在「圓山紀事19210」這張作品中，三個簡單的物象沿著一條垂直的軸線結合在一起——底部是一隻蝴蝶，中間是螺旋狀的貝殼，以及在頂端的百合——，和比較起來顯得平面化的蜿蜒著一條溪流的土地形成對比，造成了一種穩定並近乎對稱的畫面效果。但是，在這簡單的安排中卻蘊涵著無比的韻律，藉著這三個物象在形狀、比例上的差異，順著他們外形的不同結合而成的點出於背景上的輪廓線，以及貝殼上的螺旋所造成的像颱風般的旋渦表現出來，更特別的是貝殼上的螺旋紋左上端化為直線逸出畫面，其中空的中央部分還長出了花朵。這三個生命物象——昆蟲，

貝類動物、植物——和背景地面上象徵生命泉源的河流成一對照：表示每一個自然中的元素都彼此呼應，並一起在無止息的自然輪迴路上迂迴前行，同時在承載整個構圖的地面村莊中又得到人類的陪伴。由於和精確的對稱之間尚有一段極微的距離，遂這樣構圖尚未流為純粹裝飾性，例如「圓山紀事 M9227」即呈現了缺乏統一的空间透視與輕率隨意的賦彩。在這件作品中，整個設計幾乎已全然抽象化了，而出人意料的是削去蝴蝶的右翼所形成的不對稱效果，和其畫面上所呈現的補色銅褐色背景烘托下的深藍色蝴蝶左翼所傳達的驚人效果。

並且，半邊蝴蝶，直立的貝殼、和綠色小植物的外形結合方式，帶有象徵的意味，被設計成好比宗教祭典上的祭祀聖杯。在某些作品中，例如「圓山紀事 M9230」抽象關係的趣味和精緻性似乎已盤據了整個畫面，以致於抽象形式與圖繪意象之間的關係所引發的張力震撼人心。在畫面下幅，我們可在虛實的交互作用中清楚地察覺這種現象，例如，纖細修長的葉狀靛青色河岸，正好夾在黃色的百合和河流之間，就好比百合的一片花瓣，另外，描繪河岸的另一條輪廓線也正好和蝴蝶翅膀的輪廓線相結，



楊茂林 圓山紀事 J9413
1992 綜合媒材 203 X 106 公分

於是，河流便隱入蝴蝶身上，造成畫幅與畫幅底部連貫起來的連續的曲折韻律。

透過這些作品，楊茂林呈現了許多的動物意象，這些構圖所傳達的效果，其被刻意強調的重要性是足以和象徵意涵相提並論的。在「圓山紀事 J9413」的下半畫幅中，原本「圓山紀事 M9230」半隻蝴蝶的部分被熊的上半身佔據，而整體的設計效果也極為近似。但是，這個向前移動的笨拙的動物形象，卻以其較明顯的三度空間體積感，黯深的色調，與相鄰的兩朵精緻的百合與藍色絲

帶般的河流之間戲劇性的對比，賦予了這幅圖一股令人難以忘懷的力量。這是一個強烈的圖騰化的動物符號，牠在畫中的出現令我們想要問威廉·布雷克曾經問過的那個關於老虎的相同的問題，那就是怎麼的製造能源和創造靈感得以造就如此的動物？這個答案可能同時指以畫筆呈現這隻熊的畫家以及創造所有生物的神聖的或說是自然的力量。同樣的方式也可用以欣賞「圓山紀事 M9225」中的熊和「圓山紀事 M9228」中的雲豹。由於這隻熊似乎憤怒地向觀者咆哮，而雲豹則是威脅地逼近，因此



楊茂林 圓山紀事M9225
1992 油彩·壓克力 122 X 77公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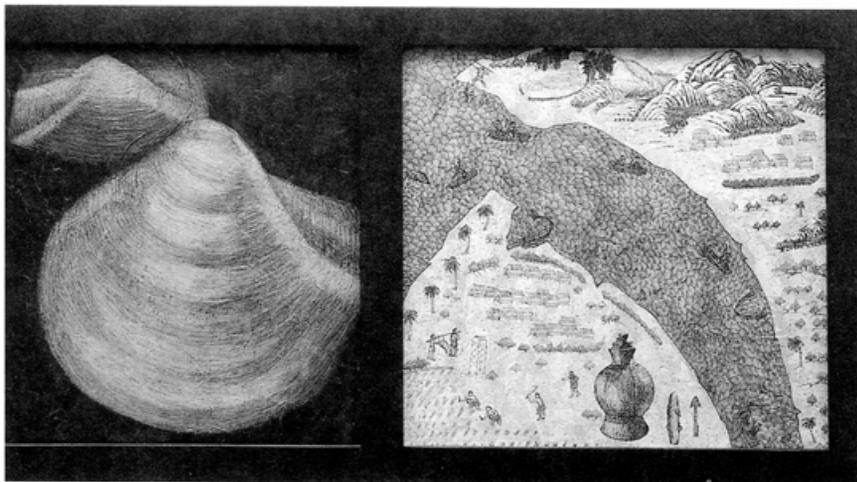
楊茂林 圓山紀事M9228
1992 油彩·壓克力 122 X 77公分

這兩幅畫予人的脅迫感較為強烈。然而，在這兩個例子中，超乎比例的大百合花猶如光圈或華蓋罩在動物頭上，似乎又消弭了危機感，彷彿暗示在「自然情境」(State of nature)下，這些動物是和諧地與萬物共存的，只有在人類破壞顛覆這樣的平衡之後才會出現威脅感，這樣的信念在通常用以作為背景的人類生活與活動的符號上可得到印證。畢竟，這塊土地上與熊及雲豹一起居住的人類必須和其他的動物與所有萬物和平共存。在這之中卻又傳達了一個可怖的訊息，亦即這個以所謂「開發」與「現

代化」的方式，興奮地重塑自己的社會，正以極快的速度消滅動物、昆蟲和植物，並且也快速地污染著土地、空氣和水質。當置於兩隻熊上方以及立在雲豹身邊的貝殼形象提醒了我們自然形象的源遠流長時，這個訊息就顯得更為儆人：貝殼本身的堅硬說明了其不朽性和其中正呵護著生命，而其螺旋狀的紋飾則暗示了這生命的源遠流長。但是，就像其他許多社會一樣，「製造」(making)與「重塑」(remaking)台灣已使得這個悠長的生命被截短，使得自然的生生不息受到考驗。

「圓山紀事」的挑戰與反省

這些提醒了我們，雖然畫家展現在我們眼前的是令人聯想起威廉·布雷克的老虎般具強烈表現個性的動物意象，但他卻是生長與創作於一個與這位英國畫家十分不同的世界裡，這是一個大型的電子傳播的社會（當我們發覺許多作品的上層畫幅竟怪誕地使人聯想到電視螢幕或電腦螢幕而「Made in Taiwan」這個標誌也正好位在一般如「Sony」、「Hitachi」等商標的地方時，將感到十分有趣）。如果布雷克的圖和詩中的老虎



楊茂林 圓山紀事 M9112
1991 綜合媒材 67×129公分



楊茂林 百合紀事 M9301
1993 油彩·壓克力 77×122公分

曾經在他那個革命的時代裡喚起社會與政治的活力，曾經將其個人由童稚的無邪推至成熟的境界；那麼，當我們面對楊茂林的藝術時，將有必要仔細想關於這些地方動物和區域植物以原住民生活的意象之藝術與道德力量的問題，或

許，甚至該思索一下油畫創作在這個充滿電腦晶片、人造衛星和全球性的環境污染的時代所扮演的角色問題。但是，不容質疑地，楊茂林的藝術良心和道德勇氣正向我們這些盲目追隨新潮生活方式與文化的人提出挑戰，因為，這種生

活方式和文化總是以新流行終將取代舊潮流的方式來看待事物，認為人類的活動（如藝術）必須和最新的時尚保持同樣的腳步，並且相反地以為一些可以挽救人類危機與混亂的自然生物及和諧的生活方式應該被排除於時尚與風潮之外。如此一來，楊茂林的「Made in

「Taiwan」就意味著其實還是依據畫家自己的激進的對事物的觀察、了解方式來重塑的台灣。在這樣的社會中，有些事物將拒絕趨附看似合理而無可逃避的市場邏輯，有些則將拒絕去迎合所謂的進步的殿堂。在這些作品中，動物所表現出來的威脅與激怒應該可以警告我們，如果自然的和諧運作遭到顛覆，將可能產生的危險。自然的元素在楊茂林的畫布上以虔誠的態度描繪出來——土地、天空、水流、動物、昆蟲和植物，但總有人類和諧地居住其間——因此可說是針對我們社會的輕率做了沈默但有力的見證，同時，也預示了一個更好的生活和社會的可能性。關於楊茂林對自然的藝術性洞察，在某一方面而言，是和中國的傳統有相當的連繫的；而從另一個角度來看，其所提出的命題切合時代而且是當務之急。

（譯者羅秀芝現為台灣大學藝術史研究所學生）